



《燕起鸿归》

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燕起鸿归》，系作家储劲松近几年创作的精短散文作品精选，全书分《纸短》《鸟迹》《兴会》《意气》4卷。本书责编之一、《散文海外版》执行主编王燕说：“《燕起鸿归》里的文字，很有治愈性。”《散文》杂志执行主编张森在评价储劲松散文作品时说：“嗜古而能化之，行笔清朗，文造高格。”

作品节选(杏黄记)

下午在十字街头遇一清瘦老者，挑一担杏子沿路叫卖，七块钱一斤。那杏子黄亨亨的，看一眼即牙缝生津。“黄亨亨”是吾乡土语，意思略同于黄澄澄，但比黄澄澄要意味多了。杏黄是皇家宫殿之色，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的琉璃瓦就是杏黄色的，元大都的都城之瓦想来也是。黄澄澄，无非说黄色很纯正，黄亨亨，纯正之外还有亨通的意思，元亨利贞，见者必顺遂吉昌，大得亨通。

卖杏的老人家着青衫，戴竹笠，穿旧而干净的解放鞋，须发尽白，操中气十足的楚音，初见以为是祖父再世。当初祖父在日，常年在县城建设桥头摆摊卖黄烟、竹烟筒、杉木火炉，雨天也是这般。那竹篾编的上过桐油的竹斗笠黑森森的，大如簸箕，我好多年未见了。斗笠下的婆婆老翁，面相高古，与张志和仿佛是同一时代的人。

杏子黄时，最忆是外婆家。

当年，外婆家门前有两棵杏树，扶疏披离，树冠高出瓦檐数丈。杏花春雨时，烟布村墟，牛羊满山，落英积满壕沟，景致清美散淡。那时年幼，春花、春雨、春景、春情都不能打动我，诱惑我的只有果实。去外婆家做客，常站在树下引颈张望，吞着汹涌而来的口水，算计着还有多少日子才可以吃到酸酸甜甜的杏子。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比饭粒大不了多少的杏子，生长成熟的过程也缓慢如童年，如蜗牛上树。直到坡上麦子飘香，稻场上槌枷打麦唧唧啊啊、噼噼啪啪声声唱，瘦瘦小小的外婆，终于挎着一篮子黄亨亨的杏子，从十五里外的荒湾走半天山路赶来。像赶赴一场从未约定的约定，岁岁如约。她常年蓝手帕包头，穿着青布衫，青衫上的盘扣如蜻蜓。那篮子上，总是盖着一条雪白的毛巾。

《亚洲之心》

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亚洲之心》，是王威廉的首部散文集，包含《德令哈随笔》《藏地焰火》《云崩》《岭南三篇》《中国之土》《在蝴蝶谷》等二十篇散文。从柴达木盆地的明珠德令哈，到青藏高原的纳木错与羊卓雍错，再到成都九寨沟的仙境，继而南下至岭南的潮州、陆河、番禺和潼湖镇，随后北上至天津滨海新区、山西的运城，东至浙江的千岛湖与梅岭古道……作者辗转于众多城市之间，穿梭于山川、河流与荒漠之中，追寻着百年前的古迹，探寻着古人的足迹，深入大自然的怀抱，洞察生活的内核，深刻体验并感受着生命的伟大力量。

作者创作谈

这本书是我用心灵测绘的私人亚洲。它充满了个人的偏好、误读与深情。但我珍视这份不完美，正如我珍视旷野上那阵无法被天气预报感知到的、带着野草清新味道的风。心灵、文学与地理的遭遇，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：最客观的尺度，必然汇入最主观的眼睛；最浩大的空间，必然蜷缩在最私密的记忆。

这些文字，从大地经纬的沟壑之间汲取而来，经过十数年发酵，遴选并收拢于此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散文。

我心目中的散文不容虚构，不容过度伪饰，是作者气质与灵魂的直接显影。

我曾以为，小说需要架构的匠心，诗歌需要炼字的魔力，而散文似乎最为平易，仿佛只是诚实地说出心中所想、眼中所见便是。不过，走得远了，写得久了，越来越觉得这平易是多么苛刻。情感的浮泛，思想的惰性，见识的浅薄，在小说中或可被情节的帷幕遮掩几分，在诗歌中也可借意象的氤氲稍作腾挪，但在散文里，却都如海边滩涂一般，在潮水退却后，是棱角分明

的礁石，还是已经冲刷成齑粉的沙滩，都裸露无遗。

我们正步入一个文字如工业流水线般被生产的时代。AI的大语言模型，依据浩如烟海的既有文本，能够轻易组合出逻辑清晰乃至文采斐然的篇章。无人认领的文字充斥视野，虚拟的人格环绕周遭。效率与丰饶的另一面，是一种本源性的危险：我们开始习惯阅读没有体温的文字，倾听没有生命经验支撑的见解，我有些担心，我们可能会遗忘那颗因一片星空而悸动，因一抔故土而柔软，因一段往昔而沉思的——人心。

直面人心，应该是散文在当下最珍贵的使命。

我希望自己的这一点源头活水，能在某个读者那里，激起一丝相似的共振。我希望那个人合上书，他或她在脑海中从此驻扎下那么一个写作者，这个写作者在这个辽阔到芜杂甚至有时令人失语的世界里，认真而笨拙地看过、想过、感动过，并且试图与人分享那看过、想过、感动过的痕迹。然后，有一天，那个人离开了屏幕，产生了去大地上行走的渴望。



《与文学友好相处》

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与文学友好相处》，系作者汪政近年创作的文学批评文章的集合，全书共分为三辑。第一辑集中探讨文学批评的基本框架与趋势；第二辑则主要为作者对文学的随感与抒发，兼具理论性与个人色彩；第三辑聚焦于当代重要作家的创作与艺术特征，通过细致分析，对经典与当代作品进行解读。

享受文本 享受阅读 (作品节选)

也许有人会说，进入语文教材中的文本都是人类语言作品中的精品，文学性相对集中，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如果强调文学性可能不符合实际的语言行为与语言现象。其实不然，从总体上看，人类的语言应该是从简单走向复杂，从质朴走向“文学”的。在当代社会，审美与功利、文学与实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缠绕、交织在一起。这已经是一个泛文学的时代。

首先，文学无处不在。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注重信息与传媒，重视信息与传媒中语言的呈现方式。以往，文学的传媒是相对单一的，而如今，报纸、杂志、网络、电视、广播……构成了文学传播庞大的空间。

泛文学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实用语言的文学化。美化时代已经到来，美化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表征与生活方式，它渗透到各个领域，“修辞”成为每一个人、人工产品必要的工序，即使在实用领域，也同样存在着不断更新的、追求极致与唯美的艺术设计，只有美化与实用功能高度结合才能被大众接受，日常生活审美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而文字是美化程度最高的方面，我们的一切文字表达无不在如何美化上下功夫，商业广告、招聘广告、求职信、项目策划书、纪实报道、即时新闻，以及几乎所有的文字出版物，连同原先严格规整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表达，都莫不如此。

在当今，人们可以在更多的空间进入文学的氛围，也可以从更多的媒介和更多的文字作品中获得文学生活的满足。面对这样的格局，我们怎么可能无视文学？一个人，不管他是否从事文学，都会主动或被动地与文学发生关系；而一个对文学不敏感的人，对语言无法进行美化的人，注定是适应不了当今的语言生活的。

本栏目由
济宁晚报社
亚龙书城
联合推出



公益荐书·扫码合作